

中国书法史话

洪丕模编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国书法史话

洪丕谟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12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插页2 字数167,000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本

ISBN 7-5320-1697-8/G·1652 定价：2.90元

序

这本青少年读者亟需获得的《中国书法史话》，原先应上海教育出版社之邀，准备由我撰写。因为手头杂务纷乱，尤其是编写这类题材书籍的难度，使我却步不前。经过审慎考虑，觉得洪丕谟兄是最理想的撰写人选，并向出版社作了推荐。果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经过丕谟兄的努力，《中国书法史话》一书顺利脱稿。他要我作为第一个读者，写几句话。我高兴地应诺了。

丕谟兄是当代活跃在书坛上有影响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写过许多有真知灼见的论著和论文。他对书艺、书史、书论、书家的熟谙和研究是人所共知的。而我以为，这本《史话》足以使他的学术成果得以集中且充分体现。

《史话》有条不紊地将我国三千多年来的书体、书家、书作，乃至风格流派、书法理论以及趣闻轶事揉合在一一道加以叙说，全书文字浅明，文义精确，从而向广大读者既工兼写地勾勒出了波澜壮阔、光彩夺目、源远流长的中国书法艺术发展长河的壮伟景观。

我国古代没有书法史话，而类似于书法史话的著述，如

《采古来能书人名》等，滥觞于六朝而盛行于唐宋。嗣后，文人风从，代不乏人，著述可观。然而观其体例，或简而莫明，或繁而无当；或词意深奥，非初学者能得其精义要旨；或一家之言，褒贬随意，非初学者能察其虚实高下。总之，书法艺术本身可意会而难于言传的深奥特性，论者审美观的偏差，加之信息量和区域视角的局限性，要前人真实不虚，恰如其份地写好这一类著述是十分不易的，也是不必过份苛求的。洪丕谟兄的这本《史话》，恰恰避免了这些缺憾，在体例和表达上都有可喜而可贵的建树。《史话》以“史”论，有较强的学术性和知识性；以“话”论，有很好的通俗性和趣味性。曲高而能和者不寡；浅显而能义深旨远，实为难得。

作为读者的我，相信《中国书法史话》的问世，一定会得到读者的青睐。通过它，读者将对我国灿烂的书法艺术史有一个粗略的了解。同时，我似乎又意识到这本《史话》中每一则典故，每一个见解，都有可能成为一个燃点，向有书法兴趣和禀赋的青少年读者点燃研求书法艺术之火，由此诱导和造就出新一代的书家队伍来。

韩天衡于百乐斋

1988年10月

编 目

序	韩天衡	(1)
先秦大篆的珍贵遗产		(1)
秦和秦以前的墨迹		(9)
李斯和小篆		(12)
隶书的崛起		(16)
“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草圣”张芝		(24)
屡建殊勋的蔡邕		(28)
三国书法的雪泥鸿爪		(32)
异彩斑斓的两晋书法		(39)
“书圣”王羲之		(47)
劝父改体的王献之		(54)
春意阑珊，得失参半的南朝书坛		(58)
北魏楷书掠影		(63)
承前启后的隋朝碑志		(70)
“铁门限”和“笔冢”的传说		(75)
空前繁荣的唐代书苑		(80)
初唐书坛的主角——欧、虞、褚、薛		(87)

帝王书法家李世民、李隆基	(93)
书、论双绝的杰作——孙过庭《书谱》	(99)
武则天和唐代女书法家	(103)
颠张狂素	(107)
永字八法	(112)
“学我者死，似我者俗”的李邕	(114)
颜筋柳骨	(118)
“斯翁之后，直至小生”的李阳冰	(125)
“落笔便有佳处”的唐代诗人书法家	(128)
唐代僧侶书法家队伍	(133)
名花零落雨中看	
——人物凋零的五代书苑	(137)
宋初书坛和法帖之祖《淳化阁帖》	(143)
把禅宗思想引进书法的苏轼和黄庭坚	(149)
神经质书法家米芾	(155)
宋徽宗赵佶和宋高宗赵构父子	(160)
开创元代新书风的赵孟頫	(165)
元代书坛的碎锦——鲜于枢和康里巎巎	(170)
点缀在明初书坛上的几颗星星	(174)
狂放的祝枝山和端雅的文征明	(180)
明代浪漫主义书风的代表	
——陈道复和徐渭	(185)
被誉为“明四家”的邢、董、张、米	(189)
明末清初两大家	(194)
以古为新的开拓者——金冬心和郑板桥	(199)
乾隆皇帝和《三希堂法帖》	(204)

翁、刘、梁、王“清四家”	(207)
邓篆伊隶	(212)
阮元和南北书派论	(217)
包世臣和《艺舟双楫》	(220)
清朝学颜三大家	
——钱沣、何绍基、翁同和	(223)
“三百年来所无”的梅调鼎	(229)
清末书坛一株既“创新”，又“从俗”的奇葩	
——“北碑罪人”赵之谦	(232)
活跃在清末民初书坛上的吴昌硕	(235)
著《广艺舟双楫》的康有为	(238)
于右任和“标准草书”	(242)
沈尹默，一位被批评激励出来的	
近代书法大师	(245)

先秦大篆的珍贵遗产

关于我国文字的产生，从古以来就有所谓“仓颉造字”的说法。这是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据载仓颉是黄帝时的史官，头上生有4个灵光炯炯的眼睛，当他接受黄帝命令创制文字以后，因为从此泄了天地造化的秘密，竟然使得“天为雨(落下)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起来。

神话传说毕竟是神话传说，与这差不多同时，虽然还有神农见嘉禾八穗而创制穗书，黄帝看到景云而创制云书，少昊作鸾凤书，帝尧作龟书，以及后来衡山岣嵝峰留有夏禹所刻的《神禹碑》遗迹78字等等书事，但都好似“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渺间”似的不可信。

还是实物能够说明问题。我们祖先留给我们足以形成气候并作大规模使用的最早文字，无疑要算出现在三四千年前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了。在秦始皇削平群雄，统一天下文字，以小篆作为官方标准文字以前，作为我国先秦时期的珍贵文字遗产，甲骨文和稍后的钟鼎文、石鼓文一样，都属于古老原始的大篆体系。

顾名思义，所谓“甲骨文”，就是书写或契刻在乌龟的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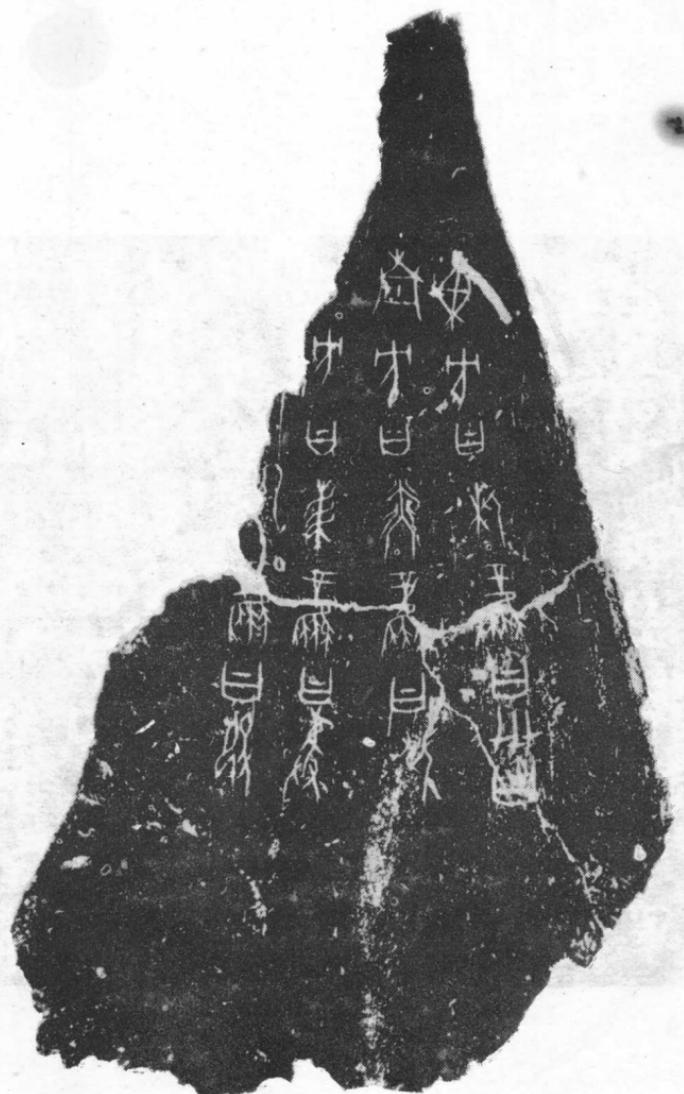
甲、背甲，以及牛或鹿的肩胛骨上面的文字。这种文字，据《甲骨文编》统计下来，大约有4500字之多，可我们现在能够识别出来的，却只有1700个字左右。可喜的是，其文字的结构，不仅已由独体趋向合体，并且还出现了较多的形声字，可见已经是相当进步的文字了。从甲骨文所载内容看，其中除了少数记事外，绝大多数都是求神问卜的吉凶记录。原来殷商之时，盛行着一种钻凿甲骨，用火烧灼，然后观看裂纹形状以定吉凶的占卜术。也就这样一来，因此作为占卜后写在“卜兆”边上的文字记录，甲骨文便又有了“贞卜文字”或“卜辞”的别称。

由于无论龟甲还是牛、鹿的肩胛骨，它们的质地都是硬性的，所以主要以契刻为主的甲骨文在刻写时，就非得一笔一笔的稍稍用劲，并在文字线条的转弯交接处转动甲骨的位置不可。甲骨和青铜刻刀的硬碰硬加上刻写时甲骨位置的转动，这就不可避免地给古老诡奇的甲骨文加上了一抹瘦劲方折的奇异色彩，使人为之大开眼界。

根据甲骨专家董作宾的研究，殷代后期300年间的甲骨文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时期书风雄伟，第二时期书风谨饬，第三时期书风颓靡，第四时期书风劲峭，第五时期书风严整。

后来殷商灭亡，周朝继起，虽然甲骨文还延绵了一个时期，可是作为周王朝书法蔚为大观的时代特色，却不得不让位给钟鼎文了。

在名称上，钟鼎文又称“金文”，这是一种镌制在金属铸器——青铜器上的文字。我国古代铜器种类虽多，但一般可分为礼器和乐器两大类，礼器以鼎为主，乐器以钟为多，由



[殷] 武丁时期牛肋骨四方风名刻辞



[周]《散氏盘铭》

于有着这个缘故，因此“钟鼎文”的名称，也就自然包括一切铜器铭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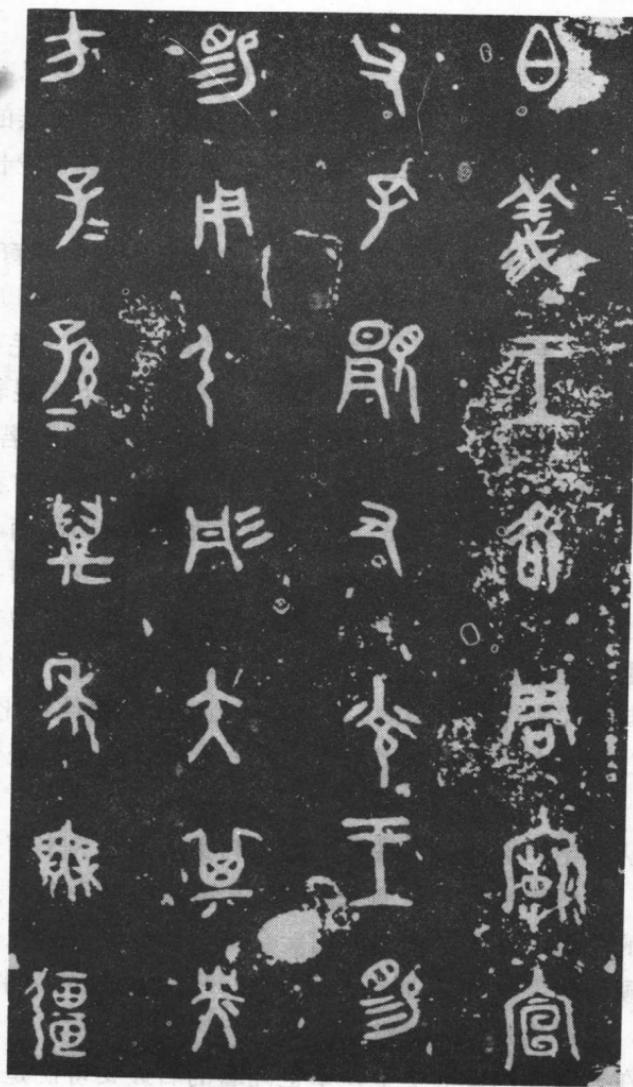
出土实物告诉我们，早在殷商的青铜器上，就已经有了钟鼎文的出现。但是，那时的铭文大多较短，而以氏族的字如“祖甲”、“父乙”之类为主，直到商代晚期方才有了较长的铭文。

西周以来，钟鼎文的书体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孕育发展，已经日趋成熟了。作为时代书风的标志，《周墙盘》以她静如处子的特色，给人以一种幽娴恬淑的印象；而《毛公鼎》则不这样，她体态优美，曲线流畅，好比春阳下招展着的艳丽花枝，直撩拨得人们不得不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若说《散氏盘》，则又乱头粗服，脂粉不施，有一种自然娇媚的犷悍野趣，也是十分逗人爱怜的；《虢季子白盘》则疏朗潇洒，打扮得渐趋整洁，有如大家闺秀，虽神情清远，而举止则不得不作适当的收敛。此后直至春秋战国时期，钟鼎文的书风经过山重水复的跋涉后，却又进入了柳暗花明的另一境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如秦国的《秦公簋》，笔致劲细而结构比起《虢季子白盘》来，似乎显得更为规整典范，这就为后来秦始皇的统一文字，埋下了伏笔。

从文字的形式看，钟鼎文比甲骨文线条更为丰满并且转折趋于流畅。原因是钟鼎文多由制坯浇铸而成，这就给文字的刻铸，带来了较多的回旋余地，因为软性的泥范毕竟要比硬性的甲骨好处理多了。加之时代的发展，人们审美的眼光，也自然是与日俱进了。

在大篆书的发展史上，举世闻名的石鼓文可说是标志着完成历史使命的最后阶段了。这是一组刻铸在10枚鼓形石坯

〔周〕《虢季子白盘铭》



上的石刻文字，每鼓各刻四言诗一首，现在一个鼓上的文字已经全部漫灭。那书体的形态，较之钟鼎更为整饬而富有庙堂气息，从而为秦王朝小篆书的诞生，奠定了最后的基础。关于《石鼓文》的降生时代，唐朝人多认为是周宣王时，所以唐朝诗人韦应物《石鼓歌》有“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韩愈《石鼓歌》有“周纲陵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干戈”的吟咏。而宋以后学者则普遍认为是战国时代秦国的遗物。现在我们虽然一时尚难为《石鼓文》的“出生年月”填上一个确切的年份，可根据近来学者的考证，认为是秦代刻石则肯定无疑。

从书法艺术看，《石鼓文》的线条好比蛰龙起伏，蜿蜒曲折，很有生气，而其体态神气，则又在大篆书的发展历程上，显然已一变钟鼎文的姑娘气为圆敦敦，举止成熟的少妇气了。

从甲骨文到钟鼎文到石鼓文，这就是秦王朝统一文字前我国书法艺术在大篆书阶段的早期生命历程。古老、镌刻、微微的带点儿诡奇神秘，大篆书的总体艺术特色不正是这样吗？

[周] 石鼓文



秦和秦以前的墨迹

在我国书法发展史上，先秦时期先后出现的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等大篆书，除了极少数几片甲骨留下书写残迹外，几乎清一色地属于镌刻的文字，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然而，在这股主流之外，书法的春风又暗暗地把秦和秦以前书坛的另一角，给吹拂得碧绿碧绿。现有的出土实物如春秋晚期侯马盟书、温县东周盟书、战国楚简书、战国青川木简，以及睡虎地秦墓竹木简及秦帛书等等，就是被春风吹绿了的几瓣绿叶。

侯马盟书是1965年年底在山西省侯马出土的一大批用朱或墨书写的玉石文字，总数约有5000多件，其中可以识别出来的有656件。那书写的玉和石片，既有圆形的，又有方形的，也有圭形的，形制很不规则。由于玉石文字所写的内容，除了少数为诅咒和卜筮以外，绝大部分都是盟誓，所以人们把它叫作“侯马盟书”。从文字形态的诡奇多变看，侯马盟书的血缘属于殷周钟鼎文一脉，其中如“嘉”、“教”等字，有的写法竟有好几十种之多，可见秦王朝统一以前“文字异形”的奇趣。然而，侯马盟书和钟鼎文不同的是，钟鼎文是镌铸在

钟鼎等礼器和乐器上的正统文字，而侯马盟书则是用毛笔蘸朱墨直接写在玉石上的籀文(大篆)行书。她们一个文而典雅，一个野而奇恣，一个整饬严谨，一个放逸散漫，而其中正是由于散漫者的“载欣载奔”，从而为以后解散篆书，由篆入隶创造了先决条件。此外，温县东周盟书和楚缯书的书体性质大致与侯马盟书相同，只不过楚缯书来得笔致更清瘦罢了。

从书法与文字发展史角度看，战国青川木简和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出土，其意义较之侯马盟书等来，无疑要大得多了。这是因为，它们的出土无可辩驳地证明，我国隶书的生命芽胞从战国到秦始皇时期，已经破土而出地降生到世上了，而其中尤以睡虎地秦墓竹简为最有代表性。

睡虎地秦墓竹简，这是1975年出土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的1000多枚主要有关于法律内容的竹简。然而，那简上文字的书写，却使书法研究者们好似发现了新大陆般的大开眼界，因为这毕竟是一份有关我国早期隶书存在形式的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在书体结构上，秦简隶书虽然还留有那么些从篆书脱胎出来的痕迹，但从整体上说，它却到底已经大为简化而别具自己的面貌了。再从笔画的势态来说，隶书用笔的横势和收笔的波捺形态，也已初具规模。可是，到底因为是隶书的初级阶段，因此那孩童似的稚拙，缺乏老练，就成了秦简隶书的另一特色了。